



我为黄河唱支歌

□毛时安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黄河从青藏高原星宿海的星光下,九曲十八弯,其间既有高原细流蜿蜒温柔的汇聚,又有壶口飞瀑的咆哮,还有一路流向大海的浩荡。黄河以她母亲般的胸怀,养育了中华儿女,孕育了中华文化,也演出了多少英雄威武的活剧。历代迁客骚人为这条河留下了多少千古咏叹的动人诗篇,更有气势波澜壮阔的不朽旋律《黄河大合唱》。黄河,永远期待着壮美的史诗。

由河南豫剧院三团创作演出,王宏编剧、张平导演、贾文龙主演的豫剧现代戏《大河安澜》就在我们的期待中上演了。这是一部庄严、郑重,带有史诗色彩的剧作。全剧以大河和大堤父子两代,父亲守河到儿子治河,展现了黄河儿女对母亲河以生命相托的故事。全剧以“大河安澜”的壮阔意象贯穿始终,又巧妙地以大河、安澜为男女主角,寄予着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天下安澜,比屋可封”,海晏河清、国泰民安的美好理想。构思、布局气度恢宏而富于想象力。

《大河安澜》有着史诗的格调 and 精神的内涵。全剧一开始,我们看到的就是年轻的黄河儿女,烈日下他们健壮的脊梁闪烁着古铜色的光芒。“大黄河看得见三皇五帝/大禹王要治水得罪了龙王/大禹王镇守三门峡/他要和龙王爷血战一场……”黄河号子和着滔天巨浪的阵阵轰鸣。亘古洪荒的历史是需要迸发着原始生命力量的“靠山吼”叫的,《大河安澜》虽然是黄河与黄河人的当代写照,却因为这贯穿全剧粗犷的黄河号子,而透出了一股浓浓的歷史况味。这号子和《黄河颂》深情庄严的旋律构成了全剧的音乐基础。

父亲大河憨厚朴实,身上冒着一股年轻的“军人+农民”才有的让人心疼的傻气又让人喜欢的机灵。这些让他安然日月如梭地度过了守护巡察黄河大堤的最初10年。儿子大堤作为年轻的新一代黄河人,舞台上的第一次出现,就是高高的黄河大堤上披着霞光吹奏口琴的挺拔剪影,飘来的依然是“一条大河……”的优美曲调。“爹在我心中没走远”,不但在生命、事业、精神的三重意义上,延续着父亲对黄河深入骨髓的那份热烈深沉的爱,而且焕发出拥有了科学文化的崭新的时代气质。他在科技和数据中规划着数字黄河的未来蓝图。贾文龙一人饰演大河和大堤,以其出色表演再现了父子两代人的鲜明个性,同时以丰富多变富于听觉享受的两大段咏叹调式的声腔演唱,表达了两代人对黄河的一片深情,献上了新时代戏曲深邃的“黄河颂”。大河的心中有黄河人的坚守和固执,面对天涯沦落的安澜,他说守河人也是河神。接着就唱出了那段酣畅淋漓、满怀深情

荒无人烟、黄沙漫卷的大堤,刘大河伴随着枯燥孤寂和风霜雨雪,守护了一年又一年,最终在一次抗洪抢险中牺牲,将生命化作了黄河岸边的一抔土。自小在河边长大的儿子刘大堤继承父亲的遗愿,立志让大河改变容颜,造福人间。豫剧《大河安澜》将黄河儿女的忠诚守候,浓缩成父子两代人的生命行程,“千年万年,大河安澜”的期冀和豪情,在舞台上深情绽放,繁花满堂。

从当年轰动艺坛的《朝阳沟》《刘胡兰》到《小二黑结婚》《李双双》,从《香魂女》《村官李天成》到《焦裕禄》《重渡沟》,河南豫剧院三团是有着光荣历史的演艺团体,其新创剧目《大河安澜》旨在以身边的黄河为题材,以黄河儿女的生生不息为背景,续写剧团现实题材演出的新篇章,再次拓展戏曲现实题材创作的范围空间。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孕育了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坚忍不拔、忠于使命、勇于牺牲的民族品格,成为民族精神的象征。讲述一条大河的千年安澜,抒发黄河儿女的舍生忘死,这是颇为恢宏重大的题材和主题,其结构和叙事可以有多种方式的选择。此剧的独特之处,是放弃了宏大叙事的结构框架,以平凡百姓的视角展开叙事,通过两代人60年的守河治河故事,将黄河儿女与黄河的生死相依、爱恨悲喜和不屈奋斗,表达得倔强、温暖、明亮。

作品对两代人的形象塑造,视野开阔,意蕴丰富。他们对黄河有相同的情怀,又有各自的时代印记,他们的期盼憧憬汇成了全剧的鲜明意象。老一辈黄河儿女的代表性人物刘大河,身份虽然普通平凡,创作者却为这个小人物赋予了厚重的精神品格,人物形象设计举重若轻,意义非凡。他是上世纪50年代从抗美援朝前线归来的退伍兵。没有立过功,没上过战场,只是一名普通的炊事兵。但牺牲的战友都是党员,都是冲在最前面的人,这一点让他灵魂震撼,心生敬仰。回村之后,

的“看黄河,一个个旋涡翻滚滚不到头……”她把我当儿子养大成人,我把她当亲娘尽心伺候”。大堤则在现代化数字黄河调控室里,把“俺爹的梦中之河”指点给母亲安澜看,那是多么荡气回肠的气象万千的黄河长卷,“大黄河九曲十八弯……她过中原、走齐鲁、跌跌撞撞、急急忙忙、浩浩荡荡”“风风光光,就扎进渤海湾……”确实,我把《大河安澜》视为新时代《黄河大合唱》的一次戏曲尝试。

作为一部优秀的现代戏新作,《大河安澜》始终聚焦黄河人在激烈戏剧矛盾中的心理深度的开掘,同时高度凸现代戏的戏曲化展示。大河就是“大河里漂来”的孤儿。他的血脉里流的是黄河水,这使他复员回村,站在大堤上,看见黄河“就像看见了爹妈”。大河干的并不是经天纬地为万世开太平的伟业,他只是黄河卑微的儿子,就像黄河大堤上的一块泥土那样貌不惊人的朴素。只是在大堤决口,生命的最后一刻,显出了他舍命护堤的伟大和不可。《大河安澜》关注的不是大河生命的轰轰烈烈,而是他内心的真挚度。全剧从几个角度抵达大河的内心。他是一个炊事员,没有赫赫战功,作为从抗美援朝战场下来的老兵,心里埋藏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光荣梦想,部队的战斗英雄都是党员,自己要入党,要和那些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的战友“站成一排”。他总是唱着被改过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保大堤,守黄河,就是保家乡”一路巡堤。“活着站在大堤上,死了横在大河旁,有我就有阵地。”贾文龙演出了一个退伍军人工器轩昂的气质。最后,大河洒酒与班长英灵对话,牺牲后在一片黄河号子声中盖上党旗等一系列戏剧场景,完成了他作为战士的毕生心愿。让我惊讶的是,《大河安澜》在舞台上还同时表现了守河人的那种无法排遣的孤独寂寞。大堤、河水,孤身只影,贾文龙用武丑和连贯的矮子步和飞脚压身又,欢快地一边和老鼠说话,一边挥锹灭鼠。在打光了大堤上乱窜的老鼠后,他苦闷自己“连个解闷的都没有了”。寂寞的青春时光,对交流倾诉的期盼,特别是对女性、对爱情的热烈渴望,渴望看到女人,盼望大黄河给他这个媳妇。这些细节鲜活地展现了大河在寂寞中真实的内心世界以及情感的汹涌澎湃。英雄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独自面对孤独内心忍受。特别是当我们熟悉的“一条大河……”的旋律不时被大河一个人用单调忧伤的口琴吹奏出来的时候。我想,什么是英雄的人性化?这就是。第二场可谓是经典的一场。1968年,大河在营救紧张慌乱中坠河的安澜时,表现出的毫不犹豫的坚决,和收留、安顿安澜时对异性手足无措的尊重和规避。特别是不愿在安澜落难的危急时刻,接

受安澜的感情。贾文龙和杨红霞出色再现了屋里屋外、人前人后两人感情犹如清风涟漪的微妙变化,丝丝入扣,充满了底层百姓在危难时刻的人性温暖。此外,大堤和桂兰新一代的清纯爱情,以及大堤最后在去留之间的艰难抉择,成为全剧下半场的戏剧高潮。

尼采说,“一切诗人都相信,谁要是躺在草地上或是偏僻山坡旁竖起耳朵倾听,他就会听到天地间的一些事情。如果他们碰上温馨的感情冲动,他们就老是认为,大自然本身爱上他们了。”(见《查拉斯特图如是说》)久而久之,黄河在大河心目中已经不再是他们的工作对象,更不是一般人眼里作为客观存在的冷漠得与己无关的自在物。寂寞的他黄河产生了感情,他要为黄河唱首歌,他想和黄河倾诉,而且确实地倾吐了内心。《大河安澜》让我们感受到,“大黄河,给我这个媳妇吧”,冥冥中安澜来到了大河居住的禹王庙。第二次,安澜思念失踪的父母,大河和她向着“通着天”的黄河高喊,在持续不断的黄河涛声中,让我们感受到了黄河儿女与大河母亲的心心相印。最后是大堤的母亲和妻子目睹他差点命丧激流漩涡后,决意让他离开黄河,他去留两难的痛苦时刻,再次河边“寻找”父亲,此时大黄河掀起万丈波涛相呼应,带着天人合一的超现实的浪漫。

我特别喜欢《大河安澜》追求的现代戏的戏曲化处理。如第一场,庄严中灌注着轻松幽默的谐趣。村民们欢迎志愿军英雄大河凯旋,听说大河不是英雄而是炊事员后的失落,七宝的“变脸”,反复嘀咕“你说点啥吧”,还有七宝作为村革委会主任,训斥大河,在支书和二嫂面前无法收场的尴尬,这些都艺术化地再现了黄河边的民间社会人情世故的真实状态。第三场夫妻送别,大河知道安澜远行难归,安澜被瞒却误以为看望父母几天就回来。一个是诉不尽的离愁别意,一个是满怀期盼,两人一唱三叹,这种恩爱夫妻间错位心理落差看得让人落泪。不由人想到《梁祝》“十八相送”和《朝阳沟》“银环下山”的艺术处理。贾文龙充分展现了戏曲唱腔和身段塑造人物的审美愉悦。大堤老龙湾测量中以武生“持棍扫腿旋子”“粽子乌龙绞柱”展现惊涛骇浪中的搏击;矛盾最激烈时,大段唱腔接大段念白,在表现人物内心纠结的同时,展现了豫剧现代戏达到的戏曲化的审美力量。

值此河南豫剧院三团建团70周年之际,期待《大河安澜》经过精心打磨,真正成为新时代戏曲舞台上的一曲“黄河大合唱”。

唱响黄河儿女的期冀与豪情

□刘玉琴

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为黄河守堤,接受这个没有人愿意干的活,一方面是因为他这个孤儿对家乡的爱、对黄河的情、对父老乡亲的感恩,“老槐树在村头频频招手,好似在招呼当年放羊娃。大河里漂来的孤儿百家养,坝头村就是我的家。”更重要的是,是战友的舍命牺牲精神为他的灵魂镀上了一层英雄主义的底色。人物所有的戏剧行为,矢志不渝和甘愿守候,由这里奠定了扎实基础。他向村支书承诺:活着站在大堤上,死了横在大河旁,有我在就有阵地!这大堤它是咱挺起的脊梁直起的腰。刘大河不允许下千金诺言,还要与英雄站成一排,戏剧帷幕刚开,他就提出了入党申请,刘大河的信仰和追求就像一束光照亮了黄河岸边,他此后的生命历程和以血肉之躯封堵黄河决口,变得合乎情理,顺理成章。黄河儿女本色和信仰的朴实真挚,感动天地。

昼夜流淌的黄河像一条线,在剧中起到了串联两代人守护与治理的历史逻辑。新时代的守河人责任担当依旧,却志向格局更大。父亲一生守河,儿子誓言治河。为什么要治河,作品勾勒得甚有来有自,水到渠成。刘大堤在黄河岸边长大,父亲的坟茔也安置于黄河岸边。黄河成为他放不下、心有牵挂的对象,父子两代人与黄河的生命交集,成为一份与众不同的情感。水利学院毕业后,他要利用所学创建一条利在长远的数字黄河,让从西到东5464公里的每一寸都在可控之中。因为他知道黄河虽然流出了“两岸麦苗绿油油,数不尽英雄竞风

流”,“但天生脾气大,千里沃土,万家灯火,毁灭只在转瞬之间”。为了国泰民安,幸福家园,他决心参与治河,这也是父亲的期盼。刘大堤的选择是个人梦想融入时代洪流的投影,时代的感召、国家的期望化成了他肩上的切实担当。作品写出了、演出了新时代黄河青年,忠诚守卫基因仍然在血液里流淌的现实,以及奋斗创造永远是一代代黄河儿女的激情所系。两代人在对美好生活共同向往的背景中,构成黄河儿女热爱黄河和改变黄河的完整形象,也成为黄河儿女治理黄河的时代宣言,艺术地表达了新时代知识分子的青春热血和坚韧创造。作品以小见大,选取平常人寻常事,以百姓视角透视黄河情缘,以平凡人生印证非凡力量,在人物的平凡普通和丰满血肉中,映射了国家社会的进步和大保护理念,以及黄河儿女的坚忍不拔和对生活生命的厚重思考。换句话说而言,全剧以鲜明的意象和质朴的表达,鲜活的现实生活场景,传达了黄河儿女特有的生命历程和精神血脉,由衷赞美了新时代的“大禹王”、真英雄。新时代知识分子的青春形象及甘愿献身精神,该剧同样表达得真切踏实、沉稳坚定,让刘大堤成为黄河故事中一个富有代表性意义的人物形象,这是戏曲为艺术人物画廊做出的新奉献。

全剧的戏剧冲突没有刻意营造大起大落,波翻浪卷,却有着内在的曲折连绵,细腻深沉,着重突出人物内心世界的激荡和情感。刘大河退伍归来,乡亲们对他英雄期盼的落差甚至冷

豫剧《大河安澜》评论

九曲黄河的魂魄,平民英雄的史诗。豫剧现代戏《大河安澜》一经上演,就受到广大观众的广泛好评,引起业内专家的持续关注和热议。这部聚焦厚重黄河文化的新时代现实题材作品,在60多年的时间跨度中,讲述了父子两代人用生命守河治河的动人故事,地域特色浓郁,贴近真实生活,展现了以主人公大河为首的沿黄百姓生生不息、自强不息的生活状态与生命历程,抒发了对“千年万年,大河安澜”的满怀期冀和壮志豪情。该剧由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河南豫剧院三团倾情打造,王宏编剧、张平导演、贾文龙领衔主演,是中共河南省委宣传部、河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黄河题材主题创作重点剧目,将代表河南省参加第十三届中国艺术节,冲刺“文华大奖”。本报特刊登专家评论,以飨读者。

——编者

豫剧《大河安澜》是河南省豫剧院三团新近创作并搬上舞台的新剧目,如同三团始终如一的严肃的创作模式,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大河安澜》已经有过数个版本,且越来越接近于达到三团此前多部保留剧目的艺术高度。

《大河安澜》表现的是黄河边上一个家庭——刘大河、安澜和他们的儿子刘大堤围绕黄河的奋斗、付出与牺牲的感人故事。在所有有关黄河的艺术作品里,都不可避免地要涉及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以此对世界上最重要的矛盾作为轴心的作品,一定是最具挑战性的。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大河安澜》才有了它所有的生动性。《大河安澜》正是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角度切入,因此,它的主人公不是当下类似题材的戏曲创作中常见的、普通意义上的抗洪抢险中涌现出来的英模人物,而是在与黄河朝夕相处中产生了心灵感应的精神伴侣。他们代代守护黄河,是在与黄河的互动和对话中生长的中华儿女,是黄河人。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数万年来她用水和土给了中原地区以生命与活力,所以说她哺育了中华民族,毫不牵强。然而对于黄河两岸的普通民众而言,黄河也有她的另一面,她阴晴不定,经常泛滥成灾,给黄河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黄河边的民众对黄河的爱与恨交织于一体,这是《大河安澜》最重要的背景。因此就有了从抗美援朝战场上复员回乡的主人公刘大河志愿接替死去的养父,担任黄河大堤上的守河人的因缘,这台大戏就此拉开序幕。在这部两个多小时的戏里,河南豫剧院三团的艺术家们在舞台上展现了这位守河人几十年的艰辛和对黄河不离不弃的深厚感情,为保一方安宁,他最终甚至为黄河付出了生命。但他的生命也在黄河边延续,他的儿子刘大堤接过了他的事业,继续书写着中国人与黄河亲密无间的漫长故事。在新的时代,大堤和黄河的使命并不完全重叠,然而又有着精神上的联系,在不同年代,黄河人与黄河的关系,就是这样复杂而纠缠。具体到《大河安澜》,这个家庭所有成员与黄河之间的深厚感情,是因为黄河和他们的家园之间是融为一体的,如屹立在大堤上的主人公所说,“前面是河,后面是家”,他们的家园因黄河而存在,而守护黄河就是守护家园最好的隐喻。黄河既是这个家庭之形成的原动力,又是其亲情滋长的保护神,最后,黄河也是他们最重要的精神纽带。

编剧王宏创造性地赋予了黄河以灵性,他的戏剧结构并不回避人生和命运的偶然性事件,尤其是当他通过黄河人的激情呼唤与黄河的回应将人生的偶然境遇合理化,就是为了透出“这黄河通着天”的情节,具象、直观地体现黄河的灵性。王宏笔下的这条黄河与她所孕育生长的人之间具有特殊的亲和力,而且从这里出发,我们也可以隐约地看到黄河叙事的另一角度——尽管作品里还未及展开——黄河带来的那些灾难,也恰如对她所孕育的人类的警示。因此,这是一位懂得黄河且热爱黄河的剧作家,他就是以对黄河饱满且复杂的感情写下

河与家

□傅瑾

这个故事的,并且有力地让观众带进了这个有关黄河的故事。

豫剧《大河安澜》是编剧王宏、导演张平和主演贾文龙合力的结晶,他们共同为该剧找到了极佳的舞台呈现方式,要让早就因历任《焦裕禄》《重渡沟》主演而成为杰出表演艺术家的贾文龙挑战新的表演高度。贾文龙在剧中扮演父子两人,又尤其是要先演父亲再演儿子,尽管该剧前面的大部分是大河从年轻到老年的经历,但是进入后半部分时,他要瞬间切换角色再演儿子,这就需要他在很短的时间里找到从扮演老年人到扮演年轻人的心理感觉和形体特点,才能令观众信服。贾文龙发挥其卓越的表演才华超越了这一难关,传神地演出了这两代人之间既有世代的区隔、又有遗传学意义上的相同基因这两个侧面。贾

文龙也非常擅长于感情戏的表演,在大河与安澜离别的那场戏里,他与安澜的深情对唱,尤其是努力克制自己内心的狂风暴雨送安澜离开时的表演,极具深度与难度,这段表演的难度在于要让观众清晰地体会他悲痛与不舍的心理,却又要让观众意识到他在安澜面前强行掩饰这种心理波动的努力,让他的表演包含了有深度的戏剧性。他还充分运用了豫剧文武小生特有的表演手段,在洪水中手持测量水文的标尺的扫堂腿旋子,就是从诸多传统武戏中化用过来的。不仅如此,在黄河堤坝上打地鼠时走的矮子步,原本是戏曲丑行重要的表演手段,也将它有机地化用在这个场景里,既合适又具观赏性。戏剧中扮演配角七宝的陈琨琨也令人印象深刻,他是该剧不可或缺的人物,并非大奸大恶,却在故事发展进程中,恰如其分地掀起波澜,并且给予该剧以别样的色彩。另外,扮演安澜、桂兰、支书、二婶子等角色的演员也都各有各的精彩,充分体现了豫剧三团的整体实力。

豫剧三团有国内戏曲院团中实力最雄厚的乐队,他们在音乐创作和演绎中的成就,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广为人知。在努力探索将交响乐队与民族乐器完美融合的过程中,走出了一条宽阔的道路,他们的作品既具鲜明的民族风情,豫剧特色浓郁,又很擅长通过中西方乐器的多声部与演员唱腔相结合,为戏剧情境与人物的情感表达营造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在《大河安澜》一剧里,主演贾文龙有很多的源于传统武戏的身段,打击乐的作用就非常重要,而豫剧三团的音乐创作表演,又由此打开了新天地,在音乐风格上更切近于戏曲的特点。其中舞台美术设计边文彤的贡献也可圈可点,她在舞台前面戏曲演员的主要表演区,设计了半开合的禹王庙及民居,舞台中后区开放的则是相对写实的黄河堤坝,尤其是在黄河咆哮时多媒体的助力,多元地突出了舞台的立体感,丰富了戏曲的视觉体验。

尽管取得了不菲的成就,豫剧三团仍没有停止他们进一步加工打磨《大河安澜》的步伐,假以时日,相信该剧会更加精彩,并且将会在当代戏曲艺术化地表现黄河文明的时代风潮中,做出更突出的贡献。

落;刘大河救起逃难落水的城里娃娃,内心的志忑与成亲后的自卑;送妻子安澜去国外时一喜一悲的相互映衬;大堤学成归来担负治理重任,却因屢涉险境遭遇家人的坚决阻拦等,波折接连不断,人物内心的痛苦挣扎和选择取舍,顿挫感、悬念感引人入胜。黄河默默流淌,黄河儿女与大河相互依存,彼此博弈,骨肉难分的情感传承,充满现实生活质感。最终昔日的黄河滩变成鸟语花香的生态河、岁岁安澜的平安河,河南百姓生生不息、勇于创造的生活状态和生命历程,产生强烈的戏剧张力和鲜明的形象寓意。

主演贾文龙的表演颇具创新意味。他在剧中实现了一人饰演两角的突破,既饰演父亲刘大河,又饰演儿子刘大堤。两者年龄悬殊、所处时代迥异,外在形象和性格特征也截然不同,表演的难度与挑战显而易见。贾文龙以扎实独特的表演技艺,把不同人物的形体和内心准确传递了出去。剧中专门创造和设计的一些程式化动作,如“矮子步”“飞脚打老鼠”“河水中挣扎”等极具表现力,也属高难度,贾文龙完成得如行云流水,流畅灵动。贾文龙以黄河儿女特有的拼劲,以一系列新程式化动作的创意性尝试,为拓展豫剧现代戏程式创作的诸多可能,积累了有益经验。全剧为“母亲河养育了咱一代又一代,咱就应该为她付出为她拼搏”的黄河儿女奋斗精神,做出形象注脚,标示了黄河岸边河南人的文化个性,成为中国精神的形象表达。

全剧舞台设置地域特色浓郁,质朴凝重,大气雄浑。翻滚的黄河、船工号子、宁静的月夜、灿烂的星空、禹王庙、生态黄河的壮丽景色,以及转台、斜坡的灵活调度,与全剧大河安澜、幸福中国的主题相互衬托。传统戏曲表演艺术与现代视听手段的有机结合,产生震撼性效果。黄河人誓言用生命拼出一个大河安澜的气魄,在情与景的叠映中,融入正大昂扬的主旋律,回荡于奔流到海不复返的滚滚波涛之上,体现了鲜明的时代气息,张扬了豫剧艺术的独特魅力。